

試論合音詞“諸”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及其含意

宮島 和也

1. 合音詞“諸”

在上古漢語¹中，代詞“之”之後接續介詞“於”²時，出現以下A、B、C三種現象：

A) 形成合音詞，用“諸”(在先秦出土文獻中用“者”)來表示(之 *tə + 於 *ʔa = 諸 *ta³)：

(1) 段入于鄢，公伐諸鄢。(=公伐之於鄢)(《左傳》隱公元年)

B) 無變化，“於”接續在“之”之後：

(2) 楚之君臣，欲得九鼎，謀之於葉庭之中。(《戰國策·東周》)

C) 脫落“於”(之 + Ø)：

(3) 夫謀之廊廟，失之中原，其可乎？(=夫謀之於廊廟，失之於中原)(《國語·越語下》)

本文以此“之”和“於”的合音詞“諸”(包括相當於“於”的“諸”，詳下文)為主要對象來調查、分析其在出土文獻中的分布情況。至於如(4)的情況，“之”和語氣詞“乎”也形成“諸”(=之乎)，本文基本上不討論此“之+乎”的“諸”：

¹ 大約是指西漢以前的漢語。

² 本文認為介詞“于”、“於”和“乎”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表示形式，詳細討論請參看宮島和也(2015)。以下若無特別需要用“於”來代表這三個字。

³ 此構擬根據 Baxter & Sagart (2014)。

(4) 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有諸？子路對曰：有之。誄曰：禱爾于上下神祇。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

以下先討論與“諸”本身有關的問題。

雖然在表面上是同樣的“之於”，如(5)“之”是助詞時不會形成“諸”⁴：

(5) 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Pulleyblunk (1986: 4) 認為(5)這種“於”是動詞，我認為此說雖有待進一步研究，但有啟發性⁵。“之”和“於”形成合音詞的過程中應該發生發音的弱化，兩個音節都有明確的發音的話不會合併為一個音節。“S + 之 + VP + 也”構成話題從句⁶，(5)的“於”確實出現在與動詞同樣的句法位置，而且這種“於”不能省略（“寡人之國也，盡心焉耳矣”與本來的意思不同），我推測說話者（或書寫者）應該更明顯地意識到這種“於”的存在，因而重讀，使發音更為明確，所以這種“之於”不會合為“諸”。

有時“諸”只相當於“於”的意思，似不能看作合音詞：

(6) 孝弟發諸朝廷，行乎道路，至乎州、巷，放乎獫狁，脩乎軍旅，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。（《禮記·祭義》）

先秦古書中有如下類似情況：

(7) 喪三年以為極，亡則弗之忘矣。（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）

(8) 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遙（《詩經·小雅·白駒》）

(9) 裔焉大國，滅之，將亡。（《左傳》哀公十七年）

“弗”相當於“不之”⁷，但在(7)“弗”後面還出現“之”；“焉”相當於“於之”（不一定是合音詞），但(8)在“焉”前面還出現“於”⁸、(9)的“焉”似乎只相當於“於”⁹。我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語源意識的弱化所帶來的，本文將這種

⁴ 參見 Pulleyblunk (1995:56)。

⁵ 另外劉丹青 (2016:6) 說“這個‘於’可能保留了早先的動詞性；因為某些句式高度構式化，結構透明度降低，‘于’得以作為化石化的動詞而留存”。

⁶ 參見劉丹青 (2016:6)。

⁷ 參見丁聲樹 (1933) 以及大西克也 (1988)。大西克也 (1988:235) 解釋“弗”後面又出現“之”這個現象的時候認為：“弗”包括“之”的意識是還是存在的，但弱化一點，所以要明確“之”的意思的時候加“之”；他還指出加“之”的時候在句末常常出現“矣”，和語氣也有關係。

⁸ 也許韻律節奏也有關係。另外《逸周書·周書序》也有“周道於焉大備”一句（各本作“周道於乎大備”，今從王念孫說改，參見黃懷信等 2007:1138）。

⁹ 其實“之+乎”的“諸”也是同樣的情況，(a)“諸”之前又出現“之”；(b)“諸”之後又出現“乎”；至於(c)似乎完全只能看作代詞“之”：

相當於“於”的“諸”也包括在調查的範圍之內。但先秦文獻中似乎不見“之諸”之類的說法¹⁰，就其產生的機制還待進一步研究¹¹。

在《尚書》中“諸”見於(10)中¹²：

(10) 秦穆公伐鄭。晉襄公帥師敗諸崤。還歸作秦誓。(《秦誓》序)

就西周金文來講，除了表示“諸侯”“諸父”等“諸”的“者”以外，《集成》、馬承源(1988: 127-8、136-8)等將以下“者”讀為“諸”：

(11) 燹虘、衛小子穉逆者，其卿(嚮)。(裘衛盃《集成》09456)

(12) 衛小子穉逆者，其嗣(賸)衛臣虘肅(九年衛鼎《集成》02831)

首先如果這個“者”讀為“諸”，也不是我們在此討論的相當於“之於”的“諸”¹³，還有此“者”也有可能讀為“者”¹⁴，如金文今譯類檢編寫組(2003: 449)云“逆者，接待眾人的官員”。

由此可見目前在西周金文中似乎未見完全可靠的“諸”(之+於)，並且就(10)，《秦誓》所記錄的是秦穆公之話，那麼其“序”的成立年代最早也與此同時，因此我認為從目前的資料來看“諸”出現在書面語上應該是春秋戰國以後之事¹⁵。

(a) 舉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之者(諸)? (上博簡《中弓》10號簡)

(b) 潘崇曰：能事諸乎? 曰：不能。(《左傳》僖公十三年)

(c) 吏卒民欲言事者，亟為傳言，請之吏，稽留不言謫者，斷。(《墨子·號令》)

¹⁰ 出現在句末的(即相當於“之+乎(語氣詞)”)的“諸”有“之諸”的說法(請參看注9例a)。

¹¹ 也許相當於“於”的“諸”之產生和其前面的動詞的性質有關。上古漢語的動詞可以分為兩類，一類是“作格動詞”，另外一類是“中性動詞”，其中中性動詞有如下框架(參見大西克也2004)：

(甲) X + V + Y (乙) X + V

也就是說為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時主語的語義角色都沒有變化。在大多情況下代詞“之”的功能是回指，它本身具有的信息量很小，而且中性動詞之後“之”的有無不影響到其主語的語義角色，那麼“諸”出現在中性動詞之後，“諸”所包含的“之”的存在是相當虛的，有可能比較容易重新分析為只相當於“於”。

¹² “諸”也見於“偽古文尚書”及其序：

(d) 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諸桐。三年，復歸于亳，思庸，伊尹作太甲三篇。(《太甲上》序)

(e) 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諸道。有言遜于汝志，必求諸非道。(《太甲下》)

(f) 高宗夢得說，使百工營求諸野，得諸傅巖，作說命三篇。(《說命上》序)

(g) 蔡仲克庸祇德，周公以為卿士。叔卒，乃命諸王邦之蔡。(《蔡仲之命》)

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《書序》不一定是偽造的，應該有所根據，如(f)云“作說命三篇”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(2012:121)等指出其與清華簡《說命》相合(承郭永秉教授的指教)。

¹³ 若讀為“諸”的話可能是相當於“之”的“諸”(詳見本文注9)。

¹⁴ 西周中期的五祀衛鼎(《集成》02832)中也有與此相關的句子，而沒有“者”：

(h) 衛小子逆，其卿(嚮)、嗣(賸)。

2. 出土文獻中的“諸”

以下討論在出土文獻中 A “諸”、B “之十於”、C “之十 0” 的情況。本文以下將簡牘資料為主要對象進行討論，也會附帶涉及其他資料。

1. 楚簡中的“諸”

在戰國楚簡中的“諸”的分布情況如下表（只舉出現“諸”的文獻）：

表 1

	郭店				上博						清華		
	五行	成之聞之	六德	語叢三	競建內之 ¹⁶	子羔	魯邦大旱	容成氏	姑成家父	曹沫之陣	繫年	赤鵠之集湯之屋	越公其事
A	2	4	6	1	2	2	1	2	1	1	1	1	1
B	0	2	0	0	0	0	0	0	0	0	5	0	1
C	0	0	0	0	0	0	0	6	0	0	2	0	0

就表 1 值得注意的是，表 1 中的文獻不包括所謂“楚國內部文獻”。雖然我們一般將楚地出土的簡牘資料一律稱為“楚簡”，但其文獻的性質很複雜，如不少研究已指出，有一些文獻的語言文字包含楚以外地域的要素¹⁷。所以如果要考證戰國楚國語言文字特徵時應該注意用哪些資料，大西克也（2013：134-135）主張調查範圍限定於包山簡、新蔡簡等在楚國內部所造、所用的資料以及上博簡中的楚王故事等與楚國有密切關係的典籍類。在這種“楚國內部文獻”中的 A、B 和 C 的分佈情況如下表，在“楚國內部文獻”中不出現 A “諸”，只有 B “之十於”或 C “之十 0”：

¹⁵ 也參看本文注 31。另外馬承源（1988:547-9）將春秋晚期齊國的庚壺中的“者”也讀為“諸”：

（i）齊三軍圍釐（萊），冉子執鼓，庚大門之，執者獻于靈公之所。（庚壺《集成》9733）

馬承源等（1988:547-9）認為此“諸”的意思為“眾多”，那麼還是和我們討論的“諸”沒有關係。就此“者”，李家浩（1992）讀為“者”，認為“執者”是“被俘的人”，我認為李說更合理。根據大西克也（2004:383-4）“執”是作格動詞，單獨動詞加“者”提取受事是作格動詞的特點（大西克也 2004:390）。

¹⁶ 實際上《競建內子》是和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合併為一篇的（參見陳劍 2006/2013）。

¹⁷ 比如馮勝君（2007）指出，郭店簡《語叢》一一三、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具有齊系文字的風格。

表 2

	新蔡	包山	上博		
			命	東大王泊旱	平王問鄭壽
A “諸”	0	0	0	0	0
B “之 + 於”	3	6	1	1	1
C “之 + Ø”	2	7	0	0	0

由此可見“諸”不太可能是楚國語言的特徵。還有從別的角度來看表 1 和 2, 還值得關注的是“諸”出現的都是典籍類文獻, 新蔡簡、包山簡等實用性文獻中不出現“諸”。

2. 秦簡中的分布情況

從戰國晚期到統一後的秦簡中 A、B 和 C 的分布情況如下表：

表 3

	睡虎地	放馬灘	北大秦簡	周家臺	嶽麓(肆)	里耶
	日書·甲	丹	魯久次問數于陳起	病方		
A “諸”	0	0	1	0	0 ¹⁸	2
B “之 + 於”	3	1	0	0	1	0
C “之 + Ø”	3	1	0	3	3	2

北大秦簡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中“諸”出現 1 例¹⁹：

¹⁸ 嶽麓簡《金布律》中有如下一句：

(j) 賣半馬半牛者，毋質諸鄉。(1263 號簡)

此“諸”很有可能是“之於”的“諸”，但也存在此“諸鄉”為“各個鄉”之類意思的可能（可以參照在(j)前面出現的“質奴婢、馬、牛者，各質其鄉”(0990 號簡)一句（承大西克也教授的提醒）。關鍵應當在於將“質”如何解釋。其實關於秦漢律文中的“質”的理解，學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分歧（參見王勇 2016:7），就(j)的“質”，整理者解釋為“用質書驗對”（朱漢民、陳松長 2015:171），王勇（2016:6）則認為“驗證或詢問”之義，但似有待進一步研究。如果(j)的“諸”真是“之於”的“諸”的話，(j)是法律條文，即實用性的文獻卻用“諸”，是對於本文結論的一個反例（詳下文）。即使如此，就此例似乎可以這樣解釋：(j)與(15)(16)的里耶簡的書信類文獻情況類似，法律條文也有可能用較講究的語言，出現比較典雅的詞（嶽麓簡“之 + Ø” 3 見，還是比“諸”多，也出現“之 + 於”）；或者也有可能秦統一之後受到其他地域法律語言的影響（(j)用“諸”來表示“諸”，說明其抄寫年代頗有可能為“書同文字”以後，承蒙郭永秉教授的提醒）。

¹⁹ 參見田煒（2016:46）。

(13) 始者(諸)²⁰ 黃帝、端(顛)玉(瑱)、堯、舜之智，循鯀(鯀)、禹、畢(皋)甸(陶)、羿、審(般)之巧，以作命天下之灋，以立鐘之副……²¹ (【04-139】【04-138】)

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內容涉及到“‘數’的起源及其與宇宙萬物的關係”²²等，雖然是實用性的《算書》的一部分，應當具有文學色彩。關於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的文本性質，田焯(2016)指出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是根據楚文字抄寫的底本轉抄的本子，在字形、用字上保留楚文字或者六國文字的特徵。還有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用並列連詞“與”，根據大西克也(2002)秦方言並列連詞幾乎只用“及”，與楚國等東方地區用“與”有明顯的對立，也顯示出其文本包含著東方地區的語言特徵：

(14) 是故百體(體)之痛，其瘳與死各有數。(【04-136】)

里耶秦簡中“諸”的例子如下²³：

(15) 前所謁者(諸)²⁴ 柏，柏幸之，不敢亡(無)賜。(8-823 + 8-1997)

(16) 居者(諸)深山中，毋物可問，進書為敬。(8-659 + 8-2088)

這2例都是里耶秦簡中的書信類文獻，書信應該用比較特殊、典雅的詞語²⁵。里耶秦簡有所謂“秦更名方”(8-461)，其中有“者如故更諸”的記載²⁶，但在此用“者”來表示“諸”，這可能是因為在私人書信與官方文書中“書同文字”執行的嚴格程度不同，特別是“書同文字”剛施行的時候私人書信中不那麼徹底地改變²⁷，露出書寫者的以前的習慣(其實(14)用“亡”也不符合秦國用字²⁸)。

除了簡牘資料之外，秦國資料中“諸”還見於《詛楚文》中：

²⁰ 此“者”或許應該讀為“者”，“始者”係“開始的時候”之義，如《詩經·小雅·何人斯》“始者不如，今云不我可”(承郭永秉教授的賜教)。

²¹ 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的釋文參見韓巍(2015)以及韓巍、鄒大海(2015)，“審(般)”的釋讀參見郭永秉(2017:注100)。

²² 韓巍(2015:29)。

²³ 釋文參見陳偉(2012:233、194)。

²⁴ 呂靜、白晨(2015:53)讀為“者”。

²⁵ 實際上西漢中期的書信裡面也出現“諸”(參見天長市文物管理所、天長市博物館2006以及楊芬2010:28)：

(k) 寒時幸進酒食，慎察諸。(天長漢簡 M19:40-10B)

但此“諸”應該是相當於“之乎”或“之”的“諸”。

²⁶ 參見陳侃理(2014)以及郭永秉(2014/2015:390-2)。

(17) 拘圉其叔父，寘者（諸）冥室櫝棺之中。

(18) 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，著者（諸）石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詛楚文》中出現一些與秦國語言特徵不合的特徵。大西克也（1992: 39 注 15）指出《詛楚文》作為動詞用“若”，與用“如”的其他秦國文獻（如睡虎地秦簡、石鼓文等）不同，呈現出例外的現象；(18)的前半（“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”）是所謂包孕句（帶主謂結構賓語的句子），(18)在賓語的主語“楚王熊相”和謂語“倍盟犯詛”之間用“之”，是所謂“主之謂”結構。但根據大西克也（1994）包孕句的“主之謂”結構是東周時代東方地域的特徵，秦國基本上不用“之”，所以根據這種觀點，(18)也是秦國資料中的例外；還有大西克也（2002: 157 注 10）還指出，《詛楚文》出現兩個時間副詞，一處用“將”，一處用“且”，和只用“且”的其他秦國資料不合。雖然現在難以解決這些“例外”為何出現，然而陳煒湛（1986: 203-204）曾指出過《詛楚文》的內容、語句與《左傳》成公十三年所謂“呂相絕秦”相似，可能不無關係²⁹。

綜上所述，在秦國資料中“諸”基本上出現在具有比較典雅、特殊的語體色彩的或者其語言特徵不符合秦國語言特徵的文獻中³⁰。

3. 其他

除了楚、秦以外的資料極為有限，難以足夠顯明其他地域的情況。在此利用侯馬盟書、馬王堆帛書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、銀雀山漢簡來估測在三晉、齊的 A “諸”、B “之十於”和 C “之十 0”。這是因為侯馬盟書是春秋晚期晉國的手寫資料³¹；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、銀雀山漢簡雖然是漢代的遺物，但前者反映戰國時代

²⁷ 郭永秉（2014/2015:392）指出“漢初的一些古書有不少還使用‘者’為‘諸’，造成這種現象的緣故，一種可能當然是由於相關古書底本較早（有的早至戰國），秦漢之際或漢初抄本是沿襲了較早的用字習慣，另一種可能則是抄手個人偶然的用字復古”。另外泰山刻石有“者（諸）產得宜”一句，就此郭永秉（2014/2015:398）推測是石刻文字保守的緣故。

²⁸ 參見周波（2012:102）。

²⁹ 另外大西克也（2006:168-170）指出秦駘玉版中也出現“主之謂”、“也”、“元”等東方六國的語言文字的要素，可見也呈現出與《詛楚文》類似的情況。

³⁰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秦簡的《日書》語言文字很有可能包含楚國等東方地區的要素；《病方》也應是與當地風俗密切相關的文獻，周家臺秦簡出土於舊楚地，也有可能保留楚國的要素（參見大西克也 2006:161-5、2013:130 以及海老根量介 2012:168-9）。

³¹ 已經公開的溫縣盟書中似乎沒有相關的例子。另外目前在出土文獻中“諸”的最早可靠的用例是

東方地區、特別是中原地區的語言特徵³²，後者出土地、內容與齊國有密切的關係，可供參考。A、B、C 的分布情況如下表：

表 4

	侯馬盟書	戰國縱橫家書	銀雀山漢簡					
			孫子兵法	孫臏兵法	晏子	守法守令等	奇正	三十時
A “諸”	0	0	0	0	0	0	0	0
B “之+於”	44	2	1	1	0	1	0	0
C “之+Ø”	17	6	3	9	4	1	1	1

由表 4 可見，在這種資料中只有 B “之+於” 和 C “之+Ø”，未見 A “諸”。其實今本《晏子春秋》中“諸”出現二次（19、20），但在銀雀山漢簡《晏子》中沒有相對應的地方：

（19）晏子對曰：古之人君，其宮室節，不侵生民之居，臺榭儉，不殘死人之墓，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。（內篇諫下二十）

（20）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子之宅近市湫隘，囂塵不可以居，請更諸爽塏者。（內篇雜下二十一）

3. 馬王堆簡帛的啟示及解釋

在馬王堆漢墓簡帛中“諸”的分布也有所偏差，A “諸”、B “之+於” 以及 C “之+Ø” 的分佈情況如下表（不舉 A、B 及 C 都不出現的文獻）：

《詛楚文》（秦惠文王十三年（BC312，參見郭沫若 1982））或表 1 的戰國楚簡，也有可能春秋晚期的晉國書面語中還沒出現“諸”。

³² 參見大西克也、大櫛敦弘（2015:37-8）。

表 5

	五行	德聖	二三子問	繫辭	衷	要	昭力	春秋事語	周易	九主	經法	十六經	老子乙	五星占	陰陽五行甲篇	五十二病方	戰國縱橫家書	十問	相馬經	養生方	
A	11	1	1	18	1	1	1	1	0	0	0	0	0	0	0	0	0	0	0	0	0
B	0	0	0	0	0	0	0	0	1	0	2	0	0	0	0	2	2	0	0	0	0
C	1	0	2	0	0	0	0	1	0	2	1	6	5 ³³	1	5	4	6	7	2	1	1

由表 5 可以看見，根據是否出現“諸”，表 5 的文獻可以分為兩類，《五行》《德聖》《二三子問》《繫辭》《衷》《要》《昭力》《春秋事語》等中出現“諸”；《周易》《九主》《經法》《十六經》《老子·乙》《五星占》《陰陽五行甲篇》《五十二病方》《戰國縱橫家書》(已上述)《十問》《相馬經》《養生方》等不出現“諸”，只有 B “之十於”和 C “之十 0”。值得關注的是出現“諸”的文獻都是典籍、史書等方面的文獻，不包括病方、占卜、養生等很實用的、實際方面的文獻³⁴。

如上所述，在楚簡中“諸”出現的文獻都是典籍類的，“諸”未見於文書、卜筮祭禱簡等實際用途的文獻；就秦國資料來講，在日書、病方等實用性文獻中也未見“諸”，而出現於語體比較典雅、特殊的資料中；表 4 的銀雀山漢簡實用方面的文獻中也不出現“諸”。因此我認為很有可能文獻的性質或者語體和“諸”的使用是有關聯的，也就是說“諸”不太用於實用性的文獻，“諸”具有比較典雅的語體色彩³⁵。

³³ 以下 5 例（釋文參見裘錫圭 2014:195）：

(1) 修之身，其德乃真 [15/189 下]。修之家，其德有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國，其德乃彜（夆一豐）。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溥。[16/190 下]

馬王堆帛書《老子·甲本》殘缺與此對應的部分。郭店本《老子》作“修之身，其德乃貞。修之家，其德有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邦，其德乃豐。修之天【下】……”(郭店楚簡《老子·乙》16-17 號簡)，今本《老子》作“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於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”

³⁴ 北大漢簡中“諸”出現在《反淫》中，還是見於文學性作品中（承蒙大西克也教授的提醒，引文斷句參見黔之菜 2016）：

(m) 觀五帝之遺道，明三王之法籍，以下巧（考）諸衰世之成敗（44-45 號簡）

³⁵ 張國豔（2012:361-2）也根據居延漢簡中的“諸”指出“諸”具有莊重典雅的語氣色彩，據她統計在居延漢簡中“諸”出現 2 例（引自張文）：

然而“諸”這種合音詞應該首先在口語中出現，不太可能本來就有這種語體色彩。我將在此做進一步推測。太田辰夫（2002）用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禮記·檀弓》等反映“魯方言”的資料來描寫其語言特徵時舉“之於”合為“諸”這個現象³⁶，據我統計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禮記·檀弓》中A、B、C的分布情況如下表：

表6

	論語	孟子	禮記·檀弓
A “諸”	21	19	28
B “之+於”	0	13	0
C “之+Ø”	1 ³⁷	8	1

從表6可以看見，雖然《孟子》中“之+於”也比較多見，但是《論語》《檀弓》幾乎只用“諸”，確實呈現出很明顯的特徵。

在表5出現“諸”的文獻中，《五行》《德聖》是和儒家有關的文獻；《二三子問》《繫辭》《衷》《要》《昭力》是關於《周易》的解釋，正如《二三子問》是由孔子和弟子的對話所構成，並且如今本《易傳》被假託孔子之作，它們應該與儒家有密切的關係。

我們回頭看表1，即出現“諸”的楚簡文獻，《五行》《成之聞之》《六德》《語叢三》是郭店簡中的“儒家文獻”，而且在上博簡《子羔》《魯邦大旱》中出現孔子，《曹沫之陣》故事的舞台是魯國。

由此可見“諸”應當與魯國或儒家關係很密切³⁸。因此我猜測“諸”本來是魯方言的特徵（因而“諸”多見於儒家作品），然後通過典籍的流傳波及到各地

(n) 呼之行，垂眼時怒時喜，半趨走。丈人怒之，大訶口口譬，物器拙諸戶。分之魚肉，怒不取。（EPT65.42A）

(o) 天子將兵在水天，聞羌胡欲擊河以西，令張掖發兵屯諸山谷。（EPF22.325A）

張文認為(n)是古籍的摘錄；(o)涉及到皇帝，記錄的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軍事行動。

³⁶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太田先生不一定認為這種現象是魯方言獨有的、排他的特徵，也許只是意在描寫代表“魯方言”資料中出現的現象而已。

³⁷調查根據阮刻本，此1例“之+Ø”係“子貢曰：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”（《論語·子張》），然而按照阮元的校勘記漢石經等諸本作“諸”，並且定州漢簡《論語》也作“諸”（參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1997:94-5）。

³⁸在《史記》中“諸”的分布情況如下（只舉出現“諸”的篇章）：

的一種文化詞，所以具有那種語體色彩³⁹。也就是說“諸”不見於如表 2 的“楚國內部文獻”、表 3（除里耶簡和《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》的例子）的秦國文獻等中，是因為對於楚、秦來說“諸”是文化詞而不是本地的固有詞，外來的文化詞應該不太適合用於實際用途的、本地性的文獻中⁴⁰。就三晉和齊國來講，資料極其有限而難以斷定，然而從表 4 來看也有可能是與楚、秦同樣的情況⁴¹。“諸”可能體現出當時書面語形成的過程中各地之間的交流所起的作用。

	樂書	齊太公世家	田敬仲完世家	孔子世家	三王世家	仲尼弟子列傳	樗里子甘茂列傳	儒林列傳
“諸”	2	1	1	5	1	3	2	1

由此可見“諸”在《史記》中還是較多見於《孔子世家》《仲尼弟子列傳》《儒林列傳》等與孔子、儒家有關的部分。

《樂書》的 2 例如下：

(p) 夫樂者樂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諸聲音，形於動靜，人道也。

(q) 子曰：唯丘之聞諸蓑弘，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

根據易孟醇（1987/1988:28）《樂書》“凡音之起”以下是撮取《禮記·樂記》的，與（p）相對應的《樂記》作“夫樂者樂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於聲音，形於動靜，人之道也”，（q）與《樂記》同。《禮記》本身和儒家密切相關，（q）還是孔子之語。

在上表中唯一與司馬遷同時代的《三王世家》的例子如下：

(r) 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，昭至德，定海內，封建諸侯，爵位二等。

此是奏章，其語體應當也很典雅（《索隱》云“春秋公羊傳文”，《公羊傳》作“君子曷為為春秋？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諸春秋”（哀公十四年））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正如何樂士（2005:301）通過與《左傳》的對比來指出在《史記》中“諸”的使用減少得很多，需要考慮到漢代“諸”已經不是常用的詞的可能。

³⁹ 大西克也（2002）也指出過類似的現象。根據大西克也（2002）戰國時代東方六國時間副詞用“將”而秦國用“且”，大西克也（2002:155-6）指出漢朝書面語接近於秦，而“將”大多出現於比較特殊的語言環境中，而說：漢朝書面語“受到六國語言的影響，在較為講究的文章中也用‘將’。我個人認為，在漢朝的書面語言中，‘且’字屬於固有層次，‘將’則似是外來的或文化型的詞彙”。

⁴⁰ Karlgren（1951:127）說：“諸”普遍出現在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禮記·檀弓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春秋繁露》《淮南子》《法言》（他的調查包括代詞“之”和語氣詞“乎”的合音詞）。但其實《國語》中“諸”的分布也有所偏向，其“諸”和“之+於”的分佈情況如下：

	周語	魯語	齊語	晉語	楚語	吳語	越語	鄭語
“諸”	8	5	7	6	0	1	0	0
“之+於”	11	3	2	5	2	1	2	0

《楚語》中不出現“諸”似乎支持上述“諸”可能不是楚國語言特徵的主張（《楚語》中“之+於”出現 15 次）。

⁴¹ 戰國齊的祈室銅位銘文有“直（置/植）者（諸）司西”一句，出現“諸”（參見黃盛璋 1995）。黃盛璋先生認為此器“是戰國齊地民家祈室祭供之神位”（黃盛璋 1995:273），而且該銘文共有 12 字，似是以 4 字為一塊的，可見其語境也很特殊。

4. 結 語

最後總結一下本文所討論的內容。從現有的資料來看，代詞“之”和介詞“於”的合音詞“諸”很有可能東周以後出現於書面語上；“諸”似乎具有比較典雅、文學的色彩而且與魯國或者儒家關係密切。因此本文猜測，“諸”本來源於魯方言，作為文化詞被其他地區接受而浸入它們的書面語中，結果“諸”便具有這種語體色彩了。

然而實際情況應當更複雜，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。比如表 1 的清華簡出現“諸”，但是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過（裘錫圭 2013：14 等），從清華簡《詩》《書》的選本來看，清華簡受儒家學派的影響幾乎沒有；目前清華簡中孔子及儒家後學的文獻也沒有⁴²。本文的結論只是一種可能的解釋而已，有待今後資料增加和繼續探討。

附記：相關內容曾在“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學會第 7 回年次大會”（2015 年 5 月 9 日，神奈川縣開成町福祉會館）、“The 4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-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”（2015 年 8 月 21 日，UC Santa Barbara）上做過報告，得到諸位先生的指教；郭永秉教授審閱本文初稿並提出寶貴意見，也得到羅盛吉先生的指正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引用文獻

- 陳劍 2006/2013. 《談談〈上博（五）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》，《戰國竹書論集》168-182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陳侃理 2014. 《里耶秦方與“書同文字”》，《文物》第 9 期 76-81 頁。
- 陳偉 主編 2012. 《里耶秦簡牘校釋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。
- 陳煒湛 1986. 《詛楚文獻疑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14 輯 197-208 頁。
- 大西克也 1988. 《上古中國語の否定詞「弗」「不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——批判説の再検討》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 40 集 232-246 頁。
- 大西克也 1992. 《出土文獻から見た秦漢以前の「若」と「如」について》，《人文研究》

⁴² 承蒙郭永秉教授的提醒。也許“諸”在波及和接受的過程中本來的“魯”（或儒家）的意味消失或者淡化，成為一個文學性、典雅的詞而已。

第 112 集 1-39 頁。

大西克也 2002. 《從方言的角度看時間副詞“將”“且”在戰國秦漢出土資料中的分布》，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《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》152-158 頁，商務印書館。

大西克也 2004. 《施受同辭芻議——〈史記〉中的“中性動詞”和“作格動詞”》，K. Takashima and Jiang Shaoyu (eds.) 《Meaning and Form: Essays in Pre-Modern Chinese Grammar》375-394 頁，Lincom Europa。

大西克也 2006. 《戰國時代の文字と言葉—秦・楚の違いを中心に》，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編《長江流域と巴蜀、楚の地域文化》146-174 頁，雄山閣。

大西克也 2013. 《秦の文字統一について》，渡邊義浩編《中國新出資料學の展開》127-149 頁，汲古書院。

大西克也、大櫛敦弘 2015. 《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戰國縱橫家書》，東方書店。

丁聲樹 1933. 《釋否定詞‘弗’‘不’》，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》下冊 967-996 頁。

馮勝君 2007. 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，綫裝書局。

宮島和也 2015. 《戰國楚・秦における前置詞「于」「於」をめぐる》，《中國語學》第 262 號 114-133 頁。

郭沫若 1982. 《詛楚文考釋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第九卷 275-342 頁。

郭永秉 2014/2015. 《讀里耶 8: 461 木方札記》，《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》386-398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郭永秉 2017. 《近年出土戰國文獻給古史傳說研究帶來的若干新知與反思》，“出土資料を通じた中國文献の再評価”會議論文，2017 年 3 月 18 日，日本女子大學。

海老根量介 2012. 《放馬灘秦簡鈔寫年代蠡測》，《簡帛》第 7 輯 159-170 頁。

韓巍 2015. 《北大藏秦簡〈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〉初讀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第 2 期 29-36 頁。

韓巍、鄒大海 2015. 《北大秦簡〈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〉今譯、圖板和專家筆談》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第 34 卷第 2 期 232-266 頁。

何樂士 2005. 《〈史記〉語法特點研究》，商務印書館。

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7. 《定州漢墓竹簡 論語》，文物出版社。

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撰，黃懷信修訂，李學勤審定 2007. 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黃盛璋 1995. 《戰國祈室銅位銘文破譯與相關問題新探》，《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續編 267-277 頁。

- 金文今譯類檢編寫組 2003. 《金文今譯類檢 殷商西周卷》，廣西教育出版社。
- 劉丹青 2016. 《先秦漢語的話題表記和主語—話題之別》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 2 期 2-16 頁。
- 呂靜、白晨 2015. 《秦簡所見私人書信之考察——兼及漢簡私信的比較》，《資料學の方法を探る：情報発信と受容の視点から》vol. 14 52-68 頁。
- 馬承源主編 1988.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第三卷，文物出版社。
- 黔之菜 2016. 《讀北大漢簡〈反淫〉小札一則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6 年 6 月 13 日。
-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 2012.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(參)，中西書局。
- 裘錫圭 2013. 《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四輯 1-18 頁。
- 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 2014. 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中華書局。
- 太田辰夫 2002. 《古典中國語文法 改訂版》，汲古書院。
- 天長市文物管理所、天長市博物館 2006. 《安徽天長市西漢墓發覺簡報》，《文物》第 11 期 4-21 頁。
- 田焯 2016. 《談北京大學藏秦簡〈魯久次問數于陳起〉的一些抄寫特點》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第 5 期 45-51 頁。
- 王勇 2016. 《嶽麓秦簡〈金布律〉關於奴婢、馬牛買賣的法律規定》，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第 3 期 5-10 頁。
- 楊芬 2010. 《出土秦漢書信彙校集注》，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
- 易孟醇 1987/1988. 《史記版本考察》，王利器主編《史記譯注》19-29 頁（原載《出版工作》1987 年第 1、2、3 期）。
- 張國豔 2012. 《居延漢簡虛詞通釋》，中華書局。
- 周波 2012. 《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》，綫裝書局。
- 朱漢民、陳松長主編 2015. 《嶽麓書院藏秦簡》(肆)，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5 年。
- Baxter, William H. and Sagart, Laurent 2014. The Baxter-Sagart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(Version 1.1, 20 September 2014), <http://ocbaxtersagart.lsa.umich.edu>
- Karlgren, Bernhard 1951.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, *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* 23, pp107-133.
- Pulleyblunk, Edwin G 1986. The Locative Particles yü 于, yü 於, and hu 乎.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 Vol. 106: pp1-12.
- Pulleyblunk, Edwin G 1995. *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*, UBC Press.

語料來源

《詩經》《尚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禮記》：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藝文印書館，2002年。

《左傳》：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中華書局2009年。

《史記》：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
《國語》：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
《晏子春秋》：吳則虞編著，吳受琚、俞震校補《（修訂本）晏子春秋集釋》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1年。

《老子》：樓宇烈《老子道德經注校釋》，中華書局2008年。

《戰國策》：諸祖耿《戰國策集注匯考（增訂本）》，鳳凰出版社2008年。

《墨子》：孫詒讓《墨子閒詁》，中華書局2001年。

《逸周書》：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撰，黃懷信修訂，李學勤審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訂增補本），中華書局2007年。

新蔡楚簡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二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3年。

郭店楚簡：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荊門市博物館編著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（一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1年。

包山楚簡：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《包山楚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
上博楚簡：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）—（九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—2012年。

清華簡：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壹）—（柒），中西書局2010—2017年。

詛楚文：郭沫若《詛楚文考釋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第九卷275—342頁，1982年。

睡虎地秦簡、周家臺秦簡、放馬灘秦簡：陳偉主編《秦簡牘合集》（壹）（參）（肆）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。

嶽麓秦簡：朱漢民、陳松長主編《嶽麓書院藏秦簡》（壹）—（肆），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—2015年。

里耶秦簡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《里耶秦簡》（壹），文物出版社，2012年。

侯馬盟書：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《侯馬盟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。

銀雀山漢簡：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（壹）—（貳），文物出版社1986—2010年。

馬王堆帛書：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中華書局2014年。

北大漢簡：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》(壹) — (伍)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-2016 年。